



# 過眼雲煙

◆台北秋月

美美是我大學同學，也和我同事了十三年。

未生病前，她是辦公室出了名的健康寶寶，臉色紅潤，聲音宏亮，當嚴冬我們渾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風，還直打哆嗦時，她卻常是一件薄外套就走遍「天下」。她說她的健保卡幾年來都沒蓋過一格（那時還是紙卡），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像她那麼有信心。

由於小時候生活較苦，她對金錢的計算非常精準，每一分一毫都要用在刀口上，也因為生財有道，所以她是我們辦公室公認的「小富婆」。

她也最愛漂亮，常常是髮飾、衣服、皮包、鞋子成套搭配，光鮮亮麗站在人前，你很難相信她所說的，這些都是從菜市场買回來的便宜貨。

她一生最掛心的，就是做什麼事好像都少一根筋的寶貝兒子。

四十九歲那年，她生了一場病，出血不止。當醫師告訴她，她的症狀很少見、很特殊時，她覺得那是醫生的誤診，連換三家醫院，得到的結果都一樣。

第一次去醫院看她，她告訴我們，年前才買了新屋，剛裝潢好住沒兩星期就病倒了，等到身體好些，她一定會請我們去她家踩一踩，好好熱鬧一下。

第二次去看她，她告訴我，前一晚隔壁病房有人在急救，不知道後來情況怎樣了！感覺上她好像在自說自話。

再一次去看她時，她頭上戴了一頂髮，她說她不想光頭見人。好長一段日子後，終於在病房碰見了她的兒子，戴著耳機，坐在椅子上隨著音樂搖擺著身體，她語氣微弱的告訴我們，孩子爲了準備大學推甄，所以一直到現在才有時間來陪她，她似乎想再說什麼，最後卻只是望著那個搖頭晃腦的兒子，便不再說話。

一個療程後，她回到家，邀約我們去玩，那新家好好漂亮，她一一指著窗簾、桌巾對我們說，這些都是她自己買布，自己車的。她還在後院砌了烤肉爐，等到中秋就可以請我們到她家賞月。



有一天帶同學去看她，餐桌上擺滿了一盤盤的菜，她抱怨孩子不回家吃飯，也不事先說一聲，我心裡有點酸，這些飯菜要耗去她多少心神，而她看起來已經是如此衰弱。接著她哭了起來，說她不知道還能為孩子煮幾頓飯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拖到孩子娶媳婦，她已經為孩子準備好了出國留學的費用，她一生辛苦都是為了孩子，孩子卻不喜歡她做的飯菜……雜七雜八說了一堆，我們只能在一旁寬慰她。

又有一次我去看她，她和先生剛從醫院回來不久。先生跟她要存摺、印章，打算到銀行領錢。她看上去很累，猶豫了一下，便雙手撐著桌子，吃力的起身，然後去扶牆壁，一步挨一步的走進臥室。我不解的看她先生一眼，她先生有所會意的對我說：「她的存款、印章只有她自己知道放在哪裡。」我心裡好沉好沉，過了有好一陣子，她緩緩的從臥室走出，小心翼翼的將存摺、印章交到她先生手上，這一情景，很難從我記憶中褪去。

一向自奉儉樸的她，在和我通電話時告訴我，有人跟她介紹祖傳秘方，一帖要價八千元，須連吃六帖以上，雖然很貴，但聽說很多醫生宣判的不治之症，都神奇的治癒了。聽得出來她語氣充滿了期待，我深深的祝福她。

她又住進了醫院，我和幾個同事去看她，她那瘦弱的身軀，蓋著過大的棉被，顯得很不協調，雖然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但看到眼前這憔悴的病容，仍不免恍然一驚。她告訴我們，昨夜夢中，有很多牛鬼蛇神來找她，要她跟著他們走，她哭喊掙扎，哀求他們，她還有很多事還沒有做，不能現在就走。說著說著，臉上仍難掩驚恐之情，我們除了勸她多念佛號，不知還能說些什麼。

一個星期天的下午，她先生打電話給我，說美美的情況很不樂觀，他想「早一步」把錢從銀行領出來，但不論怎麼問，美美始終不肯透露帳號密碼，所以想請我勸勸她，免得日後平白被扣許多稅。我手裡拿著聽筒，不知該如何回答，沉默了許久，她先生終於掛上電話。

接到她往生的消息時，離中秋節還有兩個星期，我問她先生靈堂設在什麼地方，他說：「在殯儀館，因為新家不適用。」她畢生心血買的家，扣掉住院期間，真正生活於其中的日子，能有多久？也因那一句：「中秋時來我家賞月」的話，在此刻竟顯得如此清晰。